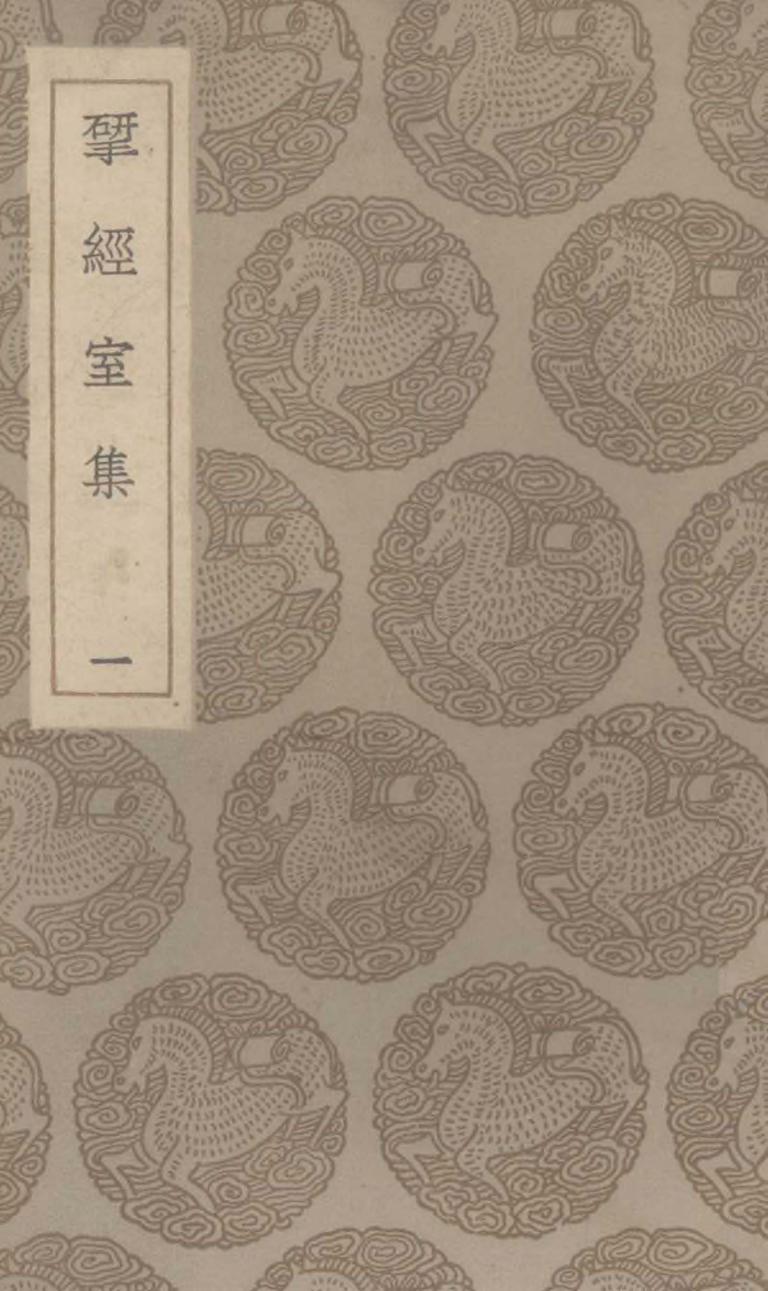


擘經室集
一





集室經肇

(一)

著元阮

肇經室集自序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
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
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途者
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者
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
肇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肇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釋易象音

釋易象意

釋心

釋鮮

釋磐

釋蓋

釋且

釋黻

釋郵表嘏

釋頌

釋矢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玉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戟圖考

七圖考

銅和考

壁羨考

棟梁考

古劍鐔臘圖考

鐘枚說

蚬字瓦拓本跋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_上

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_下

卷八

論語論仁論

卷九

孟子論仁論

卷十

性命古訓

附威儀說

卷十一

詁經精舍策問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拙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學經室一集·目錄

張皋文儀禮圖序

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篇

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 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 下

肇經室一集卷一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爲囑音之言。巽則傳爲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尙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卽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父以察也。書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而後有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于易卦也。

釋易彖音

周易彖之爲音。今俗皆讀團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蠡字音近。故繫辭傳曰。

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彖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彖字皆在段氏古音第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爲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爲十六部之支佳紙蟹真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瓛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彖象二字之注。後人亂之。今本彖豕走也。當云彖豕走挽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彖不合。故仍系彖字下。竟妄以豕走挽也四字系彖字之下。而又刪去挽字。玉篇引說文彖豕走挽也。案今本玉篇誤挽爲悅。說文挽解挽也。挽古之脫字。廣雅訓彖爲挽。可證玉篇悅之誤。脫走之脫當从手。肉曰脫之之脫當从肉。實皆以兌爲音意。此從古本說文而來。廣雅

釋言曰。彖。挽也。與說文玉篇正合。挽字从兌。兌與彖聲相近。故彖象二字因錯失互淆。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淆矣。然則彖象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彖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切。豕也。音近緣。凡緣彖瑑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彖字音近材。近蠹。凡蠹。彖。緣。字从之。有剗刻分解之意。詩大雅縣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兌。彖。駢。喙。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第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沱。爲第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同部矣。儀禮喪大記。椽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卽雜記之稅衣。椽衣當从彖。與兌同部也。若从彖聲讀通貫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彖相韻觀之。更可見廣雅玉篇挽字之古。惟其挽爲彖訓。更可證兌駢喙同部相韻之

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由此知通貫切本彖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雅及孔子之音一綫。厯存。豈可依劉瓛訓斷之誤音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𧈧𧈧二字當从彖。此灼見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若𧈧爲𧈧走挽下之音。所以餘字尙膠轕不已。而誤以詩縣之𧈧爲合韻也。彖象形近。秦漢間篆隸已不分矣。所以說文𧈧部云。今世字誤。𧈧爲𧈧。𧈧爲𧈧。何以明之。爲𧈧。𧈧从𧈧。皆取其聲。𧈧是明之。此許氏說。自漢𧈧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𧈧爲𧈧。以彖爲𧈧。何以明之。爲𧈧。𧈧从𧈧。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彖象久訛之證也。此𧈧𧈧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𧈧音亦相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彖意

彖之爲音。旣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卽在其中。卽如𧈧字。如𧈧與不加𧈧無異也。方言曰。𧈧分也。𧈧尙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𧈧挽卽分也。此卽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卽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卽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卽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卽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于此

更明矣。是故學者以蒙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蠶者裁也。求之。則明矣。若執迂守淺。古音古意終不明矣。

釋心

漢劉熙釋名曰。心。纖也。言纖微無物不貫也。此訓最合本義。蓋纖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但言心。而其纖銳纖細之意見矣。說文。心部。次于思部。思部。次于囟部。系部。緬字。卽从囟得聲得意。今人俗書尖字。古作鐵。鐵與纖同意。易說卦云。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云。堅多心者。棗棘之屬。按。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尖刺。卽心也。說文束字。卽今刺字。解曰。木芒也。故重束爲束。並棘爲棘。皆歸束部。皆有尖心之木也。易坎卦。上六。賓于叢棘。困卦。六三。據于蒺藜。惟坎爲心。而于木多心。故爲叢棘蒺藜之象。叢棘蒺藜。但皆言其纖銳而已。詩。凱風。吹彼棘心。棘心。天天。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故名曰心。非謂其木皮外裹赤心在內也。心果在內。風安得吹之。且易曰。堅多心。禮記曰。松柏有心。皆謂心爲尖刺。故可曰多心有。否。則除棗棘松柏。皆無心之木耶。棗棘松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爾雅曰。檍。檍。心。詩。疏。引孫炎注云。檍。檍。一名心。此亦卽棘心有刺之木。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筠字不見于說文。當卽是筍字。筍或爲笋。句尹勻皆相通。故禮記孚尹旁達。鄭注讀孚尹爲浮筠。此與松柏有心

同例。後人不知筠爲笋字之通借。遂與心字並誤解矣。

釋鮮

鮮義屬于魚。而古音與斯近。遂相通藉。顧氏亭林、惠氏定宇已發之矣。

如詩瓠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余正釋詁。

曰鮮。善也。釋文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說文。鮮字讀若斯。左傳。于思于思。賈逵曰。頭白兒。

元謂鮮斯通藉之迹。求諸經傳。多有可稽。釋者少誤。便成舛誼。今試

釋之。有以斯本語詞。藉聲近之鮮爲用者。則有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卽斯字。言文王

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是也。僞孔訓鮮爲少。失之。

漢石經。漢書谷永傳。並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蓋作小民惠鮮者。孔安國

之真古文。馬鄭所注。僞孔所襲用者也。作小人惠于者。漢初諸儒以說經之字易其本字。如史記之以訓詁代經文也。

又立政曰。知恤鮮哉。詩蓼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

皆當訓斯字。立政之斯。指王左右。蓼莪之斯。如論語斯民也之例。而僞孔傳訓鮮爲少。毛傳訓鮮爲寡。並

失之。有以鮮魚名爲本誼。而藉聲近之斯爲用者。詩閟宮曰。奚斯所作。春秋左傳。奚斯爲公子魚字。孟子

庾公之斯。左傳襄十四年。作庾公瑩字子魚。瑩乃斯聲近之誤。斯乃鮮字假藉也。

有以語詞之斯藉聲同之思爲用者。詩漢廣曰。不可休思。是也。

有以訓離析之斯。余正釋言。斯離也。說文。斯析也。析破木也。藉聲近之鮮爲用者。余正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于大

山者名以鮮。鮮卽斯。釋言曰：離也。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於有兩壺斯禁之文。鄭注斯禁爲禁之切地無足者。卽鬱禁異名。此于古無明驗。弟由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鬱禁推之。訓斯爲盡以合其誼耳。元案。此斯

亦當訓離。言房戶之間。兩尊用兩禁相於而略相離。南向。如人離立然。元酒杜西。醴杜東也。禮記王藻曰：大夫側尊用鬱。士側尊用禁。鬱禁雖有大夫士之別。然彼爲側尊言之。側尊者。特尊無偶。非兩尊同設可比。故分別言之。若賓主共尊同飲。則雖卿大夫亦不用鬱。專用禁。誼取戒禁。若祭祀之事。誼取厭神。則雖士亦兼用鬱。誼取厭厭。故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鬱禁。祇分二等。明鬱禁爲士大夫公共之物。可臨事取誼相通爲用者也。一證之。特牲饋食禮。特牲饋食。本土禮。當專用禁矣。而經云：壺鬱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鄭注：禁言鬱者。祭尙厭厭。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是也。言鬱禁者。兩壺一鬱一禁。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再證之于少牢饋食禮曰：尊兩饌于房戶之間。同鬱皆有饌。饌有元酒。此禮言兩饌共一鬱。故不言禁。亦不言斯鬱。不比斯禁爲兩禁相離也。三證之于士冠禮。側尊一饌醴。此禮不言禁者。醴賓無禁戒也。又曰：若不醴則醴。用酒尊於房戶之間。兩饌有禁。元酒杜西。此用禁有禁戒也。此禁字直承兩饌。明是兩禁。故徒言禁省言斯。且易斯爲有字。以別于醴賓之無禁也。四證之于士昏禮。側尊饌不言禁者。賓唯啐醴不必禁戒也。合觀諸誼。然則斯禁之詞。與側尊相類。明當訓離。非鬱之別名也。

有以鮮斯音通。而又通于音誼相近之析字者。尙書禹貢析支。大戴記五帝德作鮮支。後漢書西羌傳作賜支。賜唐韻斯義切。卽析之轉聲。是也。有以獻爲本字。藉音近之鮮爲用者。禮記月令：天子鮮羔開冰。鄭

注云：鮮當爲獻是也。至于鮮之訓善訓少。及斯之轉通于須西等音。更不可枚舉矣。

釋磬

說文：磬。樂石也。象懸虞之形。受擊之籀文省爲𦍒。古文作𦍒。从巫。元案：𦍒之爲字。声。象形。受。指事。从石。乃後人所加。其形象石之虛懸。物虛懸未有不空者。故磬又訓空。从缶爲磬。器中空也。尔正釋詁：磬。空盡也。

說文：窰，空也。从空，丕聲。引詩：瓶之窰矣。證之。然則凡物縣空之義，皆從此殷字之聲出矣。左傳曰：室如縣

馨。國語作縣馨。

正此義也。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鄭注：縣，殺之曰磬。

磬者，經死之，卽虛縣之義。然則文

王世子磬字，乃虛縣之義，非實字。與左傳國語不同。若讀爲鐘磬實字，則下于甸人于字爲不詞矣。國語

申生雉經。

雉字，與周官封人貉字音轉，相假借。紼，繩也。左傳：都城百雉，亦以繩爲度之名。與城之以板爲度名同。板度，縱維度橫也。

經與磬同聲同義。特殷丕二字異形耳。猶古文

殷作硯，瓶之磬矣。又作窰也。余正釋蟲，蜺，縊女。縊女所以名蜺者，蜺與殷聲相轉相假。

詩：倪天之妹。韓詩作磬。天詩：杜量量之假爲。

縊，是其類也。

縊女縣于樹，所以名蜺。蜺聲如殷也。說文：磬字，所以從殷得音者，殷有耳聞之義，聞屬于耳。古人

鼻之所得，目之所得，皆可借聲聞以概之。故詩大明曰：倪天之妹。說文：倪，弟二訓曰：一曰聞見。此訓最確。

與毛傳合。毛傳直訓曰：倪，磬也。蓋當時韓詩作磬，訓爲聞見，人人習知，不必多言。若鄭箋以如訓倪，卽說

文譬諭也。之弟一訓，此自是漢以來相沿之別解。鄭氏用之以別毛義，然不如毛義遠矣。詩人言倪天之

妹者，稱后妃爲天妹，以神之。文王實有見聞其爲天妹者，故定祥親迎也。禮娶妻先聘。說文：聘，訪也。从耳

聿聲。聿與殷同。

義見下。

然則倪天之妹，倪與聘義又相近矣。目得者，可概以聲聞。鼻得者，亦可概以聲聞。故

說文曰：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殷聲。殷，古文磬。又曰：𦔻，聲也。从只，聿聲。讀如馨。案：詩椒聊次章遠條且，毛傳

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馨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爲馨矣。

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云。克長克君。不虞不陽。

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聲乃馨之假借字。上文既云有口有聲。則此義不應重矣。

逸周書諡法解。不生其國曰聲。昔人解此多誤。案此乃生于母家。不在本

國。如虛懸然。其義猶在設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贅壻之義。魯嬰齊諡聲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

以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

左成丁一年傳。

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所以卒諡曰聲。又齊侯娶魯顏懿

姬。無子。其姪譖聲姬生光。

杜注云。顏譖皆二姬姓。

姬之諡聲。必亦有子母譖姓家之故。故以母姓爲名而諡曰聲。

左襄十一年傳。

與嬰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諡聲僖。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聲控忌。毛

傳曰。騁馬曰聲。元謂聲卽騁之音近假借字。蓋粵設同韻。說文所以讀騁若聲也。若離騁而別求其訓。則

誤矣。

爾雅粵聲。騁也。此專訓詩小意。今詩作并蜂者。異同字。并蜂粵聲。無所不可。但爲雙聲耳。其義在音不在字也。故毛鄭皆據爾雅無新說。粵聲則詩叔于田。聲控同義。設與粵音義每相通。并蜂者如執轡者。騁也。後人因聲字而求其義于騁。蓋之邊。則鄙害燕說

矣。非。則并伴同音。亦使義也。聘亦使也。

凡此毛傳未發之義。證之古皆合。故毛氏經訓可竝余正也。

釋蓋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緇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者。明矣。元更謂害。曷。盍。末。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蓋。

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僞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割音義最近。詩生民曰。無藹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堯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尙書君奭。割申勸王之德。鄭氏緇衣注曰。割之言蓋是也。蓋與曷同音。故孟子。時日害喪。害卽曷。呂覽。葛天氏卽蓋天氏也。蓋與末末亦最近。故春秋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盟曰。昧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邵公之意若曰。有渝盟者。視此割雉也。孟子謀蓋都君。此兼掩井焚廩而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謀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下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

釋且

說文訓且爲薦。字屬象形。

段若膺大令曰。儀禮鄭注。公羊何注。皆云且字如伯某仲某。某是且字。某以薦伯仲也。古文尙書黎民俎飢。鄭易俎爲阻。蓋尙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皆訓薦之義。

元按諸古

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字。商文戊祖丁。尊作𠂔。祖父尊作𠂔。孟祖辛彝作𠂔。祖乙齊作𠂔。祖己爵作

𠂔。祖丁觚作𠂔。瞿祖丁卣作𠂔。

此文與今且字近矣。

周齊侯鐘作𠂔。皆祖之古文。小篆始左示作祖。故說文示部。

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且千也切。不知古音古誼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

不可以反宿也。

鄭注且未定之辭。

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旣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

如祖訓始廟。祖祭爲樞始行。史記食貨志。引書曰。黎民祖飢。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鄭箋云。徂猶始也。

言且亦卽有始誼。經傳中言旣某且某者。皆言終如

此始又如此。既、訓終。且、訓始。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

也。鄭箋訓終風爲終日風。此望文生誼，爾雅編釋詩中風名，獨無終風，且終和終溫，又將何說。元爲之加證曰：終即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且讀爲平聲，與乎乎字爲韻。且往觀乎之且，即蒙上既且爲言，愈見修辭之善。漢張遷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也。顧寧人以既且爲暨字之分，疑是碑爲重刻，舉勒之誤，非也。又按：且粗也。姑也。且訓爲

始。始有艸創之誼，即爲粗略之誼。說文：粗，疏也。粗从且，得聲得誼。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綴之誼。詩唐風王事靡盬：毛傳：鹽，不攻綴也。孔疏引鹽字爲證。誼乖遠不相涉。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鹽惡。鄧展注：鹽，不堅牢也。即不攻綴。呂覽誣

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致也。方言曰：鹽，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誼，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鹽。儀禮喪服傳云：冠者沽功也。鄭注：沽，猶羸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周禮司兵注曰：功沽上下，沽即羸惡。與鹽同，可見漢末猶爲恆語。羸略即爲聊且之誼。故且爲姑且之且。廣雅：媯，且也。其實

姑即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乃，奉以市買多得爲乃。詩：我乃酌彼金罍。段君臂大令曰：說文引詩我乃酌彼金罍，乃本應作姑。此許引詩說假借古文

以乃爲姑也。如攷人姓也。洪範以玆爲好。此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哉，沽即乃字假借。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器，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猶

略也。是沽卽竊略之誼。與鹽姑同誼。實皆且之假借也。

又案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寤。楚子伏已而鹽其塏。鹽與咀同。謂咀噍其塏。故方言曰。鹽且也。此益明矣。服虔注。鹽噍也。杜注沿之。正義云。未見正訓。此未明古誼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誼。孟子滕文左傳晉且美之良。猶能至物。故考工記曰。正于制而末于氣。

公蠅蛄姑嘅之姑、與方言鹽同。卽咀也。

謂蠅與蝸同咀噉之也。又

案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訓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

釋文不誤。今本毛誤爲祖。祖無定。其爲苴之假借益明。苴卽陸璣所謂糝巢之麻。與下捋荼葉字二物相配。非虛字。

禮記苞苴。此誼亦近也。物粗惡未有不小者。故史記注鹽爲

大鹽說文訓駟爲壯馬。

又案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釋文七也反

崧卿本十二月隕。藥角傳曰：蓋陽氣且觀也。且觀卽始觀也。餘本皆訛爲旦觀矣。

由且誼推之。經傳中誼有可識矣。

字皆从且得聲。皆有誼可通。

又案且爲發聲與將同詩將翔將翔將安將樂是也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又案且爲語餘

聲詩。乃見。隹且。毛傳。且辭也。椒聊且。

爾雅。糾者聊卽釋椒聊。陸璣以聊爲語助辭。豈不與且字相覆。

之類。誼同此。又案且聲轉此。詩載芟匪且有

且毛傳且此也是也。

釋黻

黻與黼同爲畫績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象斧形明矣。說黻者曰兩已相背戾。

兩猶

孫注左桓二年傳注齊益稷傳

而自古畫象則作亞形。明兩弓相背戾。非兩已相背戾也。兩弓相背義取于物與斧同類。兩

已之已何物耶。然則各傳注所言兩已者豈非兩弓相沿之誤與。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今俗本漢書文誤皆譌爲亞師古此語必有師傳。非師古所創。經傳中彌佛弗義每相通字或相假音亦相轉。

說文彌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卽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槩者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于丿部。解曰弗橋也。考工記弓人曰橋幹橋角从丿从𠂇从韋省。案弗字明是从弓之字。若从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誤。弗字从丿从𠂇从弓。𠂇者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悖也。特丿分背不若乂字相交耳。然則弗卽亞字爲兩弓相背戾之證。師古之說有由來矣。

釋郵表嘖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

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誌矣。此郵表綴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

漢書各紀

傳郵亭注皆同。

郵。从邑。从巫。巫。遠邊也。巫。从土。从𠂔。𠂔。草木華葉垂象形也。蓋古者邊垂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𠂔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巫之所以从𠂔。郵之所以从巫也。垂之遠近者。必分程途里數。故鄭康成注周禮掌節云。若今郵行有程矣。說文郵字。乃以巫。𠂔二字會成。一意。其聲則生之于旂。故與旂流旒通借。古字義隨音生。旂。郵是也。詩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綴禽獸。鄭康成注。郵表。綴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作爲下國綴郵。三家詩乃本字古字也。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篆隸皆同音義。裘。古文但作求。

加衣爲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爲標誌。綴毛物于上。卽球也。詩之球。卽裘同音假借字也。故以裘

爲標誌。卽以裘爲標誌也。則試言表。表者裘衣也。柱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

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裘皮衣也。象形。古文省衣。

作求。荀子儒效。後漢蓋勳馬援傳。注。表。標也。呂覽慎小注。表。柱也。禮記檀弓內則注。表。明也。周禮大司馬爲表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荀子大略注。表。標志也。後漢書劉祐傳。注。表。標準也。管子君臣上注。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漢書淮南厲王傳注。表者。樹木爲之。若柱形也。呂覽不屈云。或操表綴以善瞻望。注。表。綴儀度。

旗之旒。冕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爲名。詩長發之球。是乃表裘之裘。長發之綴旒。是言受地于天子。爲諸侯之封疆。樹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春秋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

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旒之義也。贅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亦取此義也。史記滑稽傳：淳于棼齊之贅婿，索隱：如人贅疣，餘剩物也。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是郊特性之表義，即郵義也。則試言

說文：𦘔，篆作𦘔，綴，聯也。又綴合著也。𦘔，兩陌間道也。按綴爲以物繫屬於物之義。𦘔，綴，𦘔，𦘔，義皆通。

檀弓下國

語齊語注：皆曰綴，連也。綴，又訓止。見樂記注。故輶亦訓止。見呂覽期賢求人注。說文：輶，車小缺復合。衆車連行缺而復合，連義也。即止義也。綴，兆之綴，連也。亦即止也。尙書立政：綴衣，亦掌連綴衣服之官也。

贅則同音假借之字。祲字

亦音義相近。故詩：候人荷戈，與祲說文：祲，受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祲。此乃以木綴裘之明證。漢時尙有此制。故田陌之間相聯之處，以木爲表，分其界限，則可名曰表。以表繫皮，則可名曰綴。因之兩陌間之道路，亦即別制加田于𦘔之字，名之曰𦘔。此亦字隨音生，實一義也。揚州古銅盤銘曰：用大蔽散邑，迺即散用田竟。竟自瀋洮以南，至于大沽。一表以降，二表。又曰：表于單道，表于原道，表于周道，以東，表于紆東疆，右還，表于竟。竟導以南，表于郤萊導以西，至于堆莫竟。竟井邑田云云。觀此，可見古人以表立田地疆界之事。

周禮：陳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及表乃止。此可見古人闢軍以表爲界之事。

又舞者行

列所止，亦立木綴物爲標，名曰綴。禮記樂記曰：綴兆，鄭注：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又曰：其舞行綴遠，其舞行綴短。觀此，可見古人凡分行列遠近長短者，皆以表綴爲用。然則郊特性所謂郵表𦘔者，郵乃爲井田上

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傳表淳國。賈逵注云淳國之地。九夫爲表。國語周語單襄公云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章注表識也。

嘒乃田

兩陌之間道也。凡此皆古人饗祭之處也。而郵表嘒之古義皆以立木綴毛裘之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而命名者也。

釋頌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盛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卽容字也。

頌正字容假借字詩譜頌之言容釋名頌容也。

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後人專以頌爲歌功頌德字而頌之本義失矣。

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頌。是容卽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

善爲頌卽善爲容也。

說文覓下云頌儀也。與此頌字爲轉注。籀文者周宣王太史所作。頌卽容貌字者。史記樂書云。物之頌也。漢書儒林傳云。頌禮甚嚴。又云。孝文時徐生以頌爲體官大夫。師古注並云頌讀曰容。

容養素一

聲之轉。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傳之樣字。始于唐韻。卽容字轉聲所借之素字。不知何時再加才旁以別之。而後人遂絕不知從頌容素轉變而來。豈知所謂商頌周頌魯頌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魯之樣子而已。無深義也。何以三頌有樣而風雅無樣也。風雅但弦歌笙閒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爲舞容。凡樂縣並在堂下。惟琴瑟隨工而得升。笙則倚於堂。大射儀云。籥在鼗鼓之間。禮記禮器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弦歌閒以笙者。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夫士鄉飲酒禮亦如之。並無所爲舞容。他如周禮左傳國語所載亦但曰歌曰詠歌。左傳季札觀樂。惟使工爲之歌。國語叔孫穆子對晉侯云。伶儻詠歌而亦絕不及舞容。

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

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頌之舞容

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禮奠於先老。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下管象。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詩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又云。武奏大武也。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樂記。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申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云。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猶之戲曲。執持文武之器。手舞足蹈。而口歌之。以應節奏也。

仲尼燕居。子曰。大饗有四焉。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用干戚也。夏籥文舞。用羽籥也。文舞武舞。禮記內則十三舞勾。成章舞象。二十舞大夏。注。謂先學勾。後學象。文武之次。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勾。即周頌酌。象。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大夏則夏禹之樂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舞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樂記云。干戚羽旄謂之樂。注云。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宣八年傳。夏六月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見舞大武。見舞韶箴。見舞大夏。見舞韶箏。周所存六代之樂。若大司樂所云。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頌也。魯得其四。韶箏夏濩等舞。季札俱及見之。所謂夏者。卽九夏之義。

說文。夏从夊。从頁。从日。日兩手。夊兩足。與頌字義同。周曰頌古曰夏而已。故九夏皆有鐘鼓等器以爲容

節。詩。時邁。肆於時夏。傳云。夏。大也。箋云。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禮記。夏籥序興。正義云。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鄭氏康成注。鐘師以九夏爲樂之大歌。說文。夏訓中國之人也。从頁。卽古文首字。頭爲容貌之首。古頌字故从頁。夏字於六書屬

象形。禮曰夏。詩曰頌。二而一者也。九夏者。鐘師所謂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祿夏。騶夏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奉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祿夏。公出入。奏騶夏。凡奏夏並以鐘

於爲行步之節。金奏之例。皆在升殿前。如賓入門升堂後。金奏即闕。清廟

九夏卽在頌中。明乎人身手足頭克之義。而古人名詩爲夏爲頌之義顯矣。

之什凡十篇。古登歌用清廟。尙餘其九。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餘六夏。蓋卽維天之命等篇爲近之矣。鄭氏康成以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記賓牟賈問答全是舞頌。卽

頌卽容之實據。

樂記言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又孔子答賓牟賈云。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皆舞頌之實證。按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又作武。其首章曰。書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賓牟二章皆屬於大武。猶之關雎實兼葛覃卷耳。鵲巢兼采蘋也。周禮大司樂凡曰奏皆金也。曰歌皆人聲也。曰舞皆頌也。夏也。人身之動容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

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祖。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夏舞者謂鼓舞以應鏗鏘之節也。武舞曰萬舞者萬厲也。蹈厲武舞也。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千舞也。史記樂書正義云。厲謂顏色勃然如戰色。樂記注云。蹈厲所以象威武時。而公羊注以爲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民以萬名其篇。此漢人望文生義其實非也。

舞容在後。篇章國祭蜡則飲豳頌。按豳爲周之舊。商周皆夏殷之禮。君子趨行。賓出入。尸出入。皆奏夏。夏卽人容。以金

奏爲之節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禮記玉藻。古之君子。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儀禮燕禮。賓及庭。奏肆夏。賓醉。奏陔。大射儀。公升卽席。奏肆夏。賓醉。奏陔。公入驚。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禮記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郊特牲。賓入大

門而奏肆夏。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興卽金奏也。又云。金作示情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

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奏夏皆擊金以爲節。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鍾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是也。

周禮鍾師于二南之詩亦稱奏者。彼以弓矢爲舞容。故有金

奏。非舞不稱奏也。

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據此知騶首采蘋采芣皆以弓矢舞。

鐘磬分笙鐘笙磬。頌鐘頌磬者。

笙在東方。專應風雅之歌。頌在西方。專應夏頌之舞也。

樂縣之位。小胥正之。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燕禮。鐃之南又有鼓。其南應磬。皆南陳。笙爲東方以

應風雅。詩鼓鐘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謂諸侯大夫燕時。但歌雅興二南。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其云歌鐘。必是應風雅之鐘。然則卽笙鐘也。或者笙鐘笙磬器聲比頌鐘。頌磬爲小。以此爲分別歟。或以笙爲所吹之笙。不知所吹之笙則在兩階建特之閒。與此絕不相同。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其南朔馨。其南鼓。皆南陳。頌爲西方以應頌舞。儀禮燕禮聘禮以及少牢饋食有司徹所載。賓尸入門升堂。莫不由西出入。凡賓尸出入皆金奏。金奏必歌頌。以應屈申俯仰行步之節也。尙書笙鏞以閒。孔鄭古文皆作笙庸。庸卽大射儀之頌。古文頌或爲庸。大司樂疏引書鄭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僞孔解庸爲大鏞。便昧於笙頌之義矣。

此乃古人未發之

義。因釋之如此。

釋矢

義从音生也。字从音義造也。試開口直發其聲曰施。

尸爲同音。夷僕區移爲音近字。孟子孟施舍趙岐注施發聲。

重讀之曰矢。

屎爲同音。雉雞。多爲音近字。

施

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義。古人造从从也。

也卽同區。

之施字。卽從音義而生者也。說文施。旗兒。

齊樂施、鄭豐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齊弦施字子多，多音義如西，故移从多。

旗有自此斜平而去之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索隱：施猶西斜也。

故義爲施舍。易乾卦：雲行雨施，稱物平施。左傳昭五年：

劉炫注：施者舍也。舍爲施之重音。施之訓展、訓陳、訓布、訓行、訓舒、訓設、訓弛、訓移，皆平直施去之義也。詩葛覃：施于中谷，兔置。施于中林，類升。施于松柏，旱麓。施于條枚。禮記樂記：施於孫子。孔子閒居：施及四海。中庸：施及蠻貊，皆重讀之。其實輕重皆同音義也。

尸與

施同音，故禮記在牀曰尸，人死平陳也。左傳：

宣十六年。

荆尸而舉，尸，陳也。卽俗陣字也。爾雅曰：矢，雉，尸，陳也。平

夷，弟，易也。矢，弛也。弛，易也。皆此音。此義也。尸，或爲僕，僕从夷與尸，音義皆相近。

周禮：凌人，大喪供僕，漿冰。注：僕之言尸也。國語：晉語，秦人殺冀，芮而

施之注：陳尸曰施。禮記喪大記：奉尸夷於堂。詩草蟲：我心則夷。桑柔：亂生不夷。左氏成十六年傳：塞井夷蠶。又十七年傳：一朝而尸三卿，皆平義也。詩洞酌：豐弟君子，豈弟易直也。弟，易音義近也。匱爲注水器。左氏僖廿三年傳：懷贏奉匱，既而揮之。水從匱出，平揮而去，故名其器曰匱。池之从匱，池之从匱，矢爲弓弩之矢，象形字。而義生於音。凡人引弓發矢，未有不平引延陳而去止於彼者。爾雅：矢，雉也。亦同此義。引延陳也。

此義卽此音也。左傳：

隱五年。

公矢魚于棠。詩：矢于牧野。無矢我陵。以矢其音。矢詩不多。矢皆訓陳。又人之所

遺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屎同矢。

左傳：

定三年。

闔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謂便溺也。便溺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訛也。雉，野雞也。其飛形平直而去。每如矢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从隹从矢之字曰雉也。雉與豸綦同音。每相假借。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彼平引延陳而度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綦。左傳：

隱元年。

都城過百

雉杜預說雉長三丈許慎五經異義韓詩說雉長四丈何休公羊學雉二百尺說雖不同大約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左傳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鳩與度對言鳩乃雉字之訛雉卽度也度以繩尺爲度數也

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平民者也工正命官所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義也周禮

書或作夷鄭康成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或作夷釋文雉或作雉然則雉鬻夷雉亦平而去之義周禮封人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凡祭祀置其綦司

農注綦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綦當以豸爲聲據此知封人掌有繩綦遇城邑則量百雉之綦遇祭祀則供牛鼻之繩五雉之爲工正也義與此同國語晉語二申生雉經乃以

繩綦自經雉乃綦之假借字而或以爲如雉鳥之經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

綦从豸得聲左傳宣十七年范武子引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庶有豸乎釋文豸本又作雉今訛爲鳩與雉藪澤之雉訛爲鳩同左傳襄十六年又云范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此鳩字亦是

雉字之訛與庶有豸乎詞氣正同豸者止也即阻止之義平也解也解豸名獸乃雙聲字此雉亦當訓止也平也正所以答

圻父無所止居鴻鴈哀鳴劬勞之義與范武子引詩巧言亂庶遄沮已義同也管子曰地員夫管仲之匡

天下也。其施七尺。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然其施雉之音。皆有長引法度之義。水音近矢。說文。水。準也。水之流也。平引而去。義與矢雉相同。準爲法則。法字古文从水从廌。凡言廌者。皆有直義。有平義。灋从水者。水至平。从廌者。爲平爲直。皆指事。从去者。兩人相違之閒。以水廌平直之爲會意。廌猶紵繩之直也。說文。廌部。灋字。乃以神羊觸不直爲解。此由漢時沿楚制爲解。豸冠。令觸不直。著之國典之故。許氏不能不據以爲解。其實商周以上制字。未必定主此義。說文灋字似宜收去部。未可會意說廌爲解。豸觸不直而去之也。蓋水廌皆平正義。故今文廌字可省。若如神羊之說。今文省一廌字。則所餘去字會何意耶。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義。而義皆本乎音也。

釋順

有古人不甚稱說之字。而後人標而論之者。有古人最稱說之恆言要義。而後人置之不講者。孔子生春秋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稱至德要道之於天下也。不曰治天下。不曰平天下。但曰順天下。順之時義大矣哉。何後人置之不講也。孝經順字凡十見。開宗明義章。以順天下。士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三才章。以順天下。聖治章。以順則逆。廣要道章。教民禮順。廣至德章。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廣

揚名章。順可移於長。感應章。長幼順事君章。將順其美。

順與逆相反。孝經之所以推孝弟以治天下者。順而已矣。故曰。先王有至德要道。

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又曰。教民禮順。莫善於悌。又曰。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是以卿大夫

士本孝弟忠敬以立身處世。故能保其祿位。守其宗廟。反是則犯上作亂。身亡祀絕。春秋之權。所以制天下者。順逆閒耳。魯滅齊慶。皆逆者也。此非但孔子之恆言也。列國賢卿大夫。莫不以順逆二字爲至德要道。是以春秋三傳國語之稱順字者最多。皆孔子孝經之義也。

左氏隱三年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五年傳。順少長。僖八年傳。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杜預云。立庶不順。禮。又卅三年傳。文不犯順。武不遠敵。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又六年傳。事長則順。又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宣四年傳。以順則公子堅長。又十二年傳。典從禮順。成十六年傳。禮以順時。襄三年傳。云。臣聞師衆以順爲武。又十年傳。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又十七年傳。大臣不順。國之恥也。又廿三年傳。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又廿五年傳。其辭順。犯順不祥。昭元年傳。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又十一年傳。蔡小而不順。又十九年傳。子產惜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又廿六年傳。獎順天法。又廿八年傳。慈和徧服。曰順。杜預云。唯順。故天下徧服。哀二年傳。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又六年傳。從君之命。順也。公羊定八年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莊六年傳。朔入逆。則順出矣。國語。周語上。非禮不順。又云。敬王命。順之道也。周語中。以順及天下。又云。奉義順。則謂之禮。周語下。方不順時。晉語一。敬順所安爲孝。晉語二。在因民而順之。晉語四。順以訓之。晉語六。其辭順。晉語七。帥衆以順爲武。晉語八。順其意。則晉語九。順德以學子。又行之以順。越語下。順天。不第此也。易之坤爲順也。易之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易坤。乃順承天。又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地之常。又必順天道。

行。需。順以聽也。比。下順從也。泰。內健而外順。大有。順天休命。豫。順以動。豫。臨。說而順。萃。順天命也。升。巽而順。革。順乎天而應乎人。又

詩之

順以從君也。漸。順相保也。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稱順者最多。亦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詩。女曰雞鳴。知子之順之。皇矣。克順克比。又順帝之則。下武。應侯順德。公劉。既順迺宜。抑順德之行。桑柔。惟彼不順。

禮之稱順者最多。亦

孔子孝經春秋之義也。

周禮地官師氏順行以事師長儀禮士冠禮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禮記檀弓上類乎其順也檀弓下節哀順變也王制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月令順彼遠方鄭康成云順猶服也又曰必順其時禮運順人情之大寶

又云仁者順之體也。禮器禮時爲大順次之。又云有順而討也。又云有順而攝也。又云故作大事必順天時。郊特牲年不順成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樂記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又云和順積中。又云天地順而四時當。又云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又云樂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祭義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又云所以示順也。祭統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祿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興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又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中庸父母其順矣乎表記義而順又云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冠義順辭令皆禮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大戴禮主言上順齒則下益悌又云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哀公問五義言既順之曾子立孝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訓其弟者又云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五帝德以順天地之紀又云順天之道又云莫不從順盛德天道不順生於明堂千乘以順天道諸志以順四時小辨士學順盧注云學順成之道

聖人治天下萬世不別立法術但以天下人情順逆敍而行

之而已。爾雅敍順也。

故孔子但曰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順字爲聖經最要之字曷可不標而論之也。

釋達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恆言之。而後人略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國之謂也。

法言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呂覽誣徒篇。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成公禮記學記。曰。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左傳

昭公七年

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

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此杜氏用服虔

注。見於襄公三十一年疏。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此孔氏別有所據。

世未稱聖。但稱達。

說文。聖。通也。白虎通。聖者。通也。道也。荀子臣道篇。是聖臣也。楊倞注。聖者。無所不通之謂。是聖之訓。通同也。又廣雅釋詁。達。通也。儀禮士

昏禮。下達。鄭注。達。通達也。說文。達。字下不訓通。而於通字下注曰。達也。故昭公十三年傳。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史記楚世家。引作不聞通者。可謂無人。是達可訓通。通又訓達。皆與聖義相近。又禮記鄉飲酒義。產萬物者。聖也。鄭注。聖之言生也。是聖又得訓生。詩生民。先生如達。毛傳。達。生也。是達與聖亦同訓。蓋毛公用轉注。謂有生。聖之美。義無不通。康成恐後人以先生爲生。不成辭。故又從達字。本義箋之。曰。達。小羊。蓋小羊生而能行。亦有性成之義。與聖字意正相輔。總之。達。即聖之次。聖是已成之達。達是未成之聖。猶之。臯公之同訓爲君。賁予之同訓爲賜。特有淺深之殊耳。故莊子天運曰。聖者。達於情而達於命也。左傳文公十八年傳。齊聖廣淵。杜預集解。聖者。通也。傳達衆務。庶事盡通也。禮記樂記。作者之謂聖。賈公彥疏。聖者。通達物理。則聖賢道德之始。無不由達而臻者。聖人之名。尙矣。古之所謂達人。即今之所謂通人。名異而訓可互證也。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

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禮記禮器。君子之人達。故皇侃義疏。以爲達者聞之實。

夫達也。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引詩曰。挑兮達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之貌。則達本有行義不相遇者。猶言不相遷也。呂覽。慎人篇。達於道之謂達是也。

又曰。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

能達哉。貴其有功也。釋孔曾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色質直。循行于家國之

閒。無險阻之處也。

禮記。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列子。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遷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

政乎何有。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

王肅作家語。興其語曰。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與窮字對舉。便非。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

也。左傳。宣公四年。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穀梁傳。公三年傳。達心而儒。此造語之異。

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

張鑑注。

釋門

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試論之。凡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古人特造二戶象形之字。而未顯其聲音。其聲音爲何。則與夔同也。夔从覺得音。覺門同部也。因而覺又隸變爲臺。爲

璽爲璽。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

唐貞觀等慈寺塔記銘。既有璽社字。又有璽璽字。皆璽古體之遺也。

周禮太卜注。璽玉之坼也。

方言。亦云器破而未離。謂之璽。釋文注。璽本作璽。是璽與璽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璽爲以血

塗物之間隙。音轉爲盟。盟誓者亦塗血也。

水經注孟津即盟津。穀梁傳盟津亦即孟津。

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璽爲亦苗。

詩作璽。史可證。

每門音轉之蹟。

說文璽爲赤玉。璽爲赤璽。莊子櫛爲門液。

人間世以爲門戶則液櫛。皆此音此義也。璽又讀爲與去聲。轉爲隙。轉爲瑕。皆物破有間隙色赤之義。說文。瑕字次於璽字者。

連類而及之也。又爾雅。璽冬注。門冬一名滿冬。

若夫進而靡已之義之音。則爲勉。

說文勉从免聲。經勉轉音爲每。璽璽文王。當讀若每每文。

王璽字或作璽。

文亦音。

再轉爲敏。

漢書以閔勉爲敏勉。

爲眚。雙其聲則爲眚勉。收其聲則爲璽沒。

爾雅。璽沒勉也。

又爲密勿。

毛詩。阻勉同心。文選。

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揚雄劇秦美新云。璽聞汗漫。璽亦聲之轉。

沒乃門之入聲。密乃敏之入聲。又爾雅。孟勉也。

孟字从孟省。以此。爾雅。獸曰璽。亦猛進之氣也。

尚書洛誥曰。

汝乃是不獲。獲字訛。俗無以下筆。錢辛楣少詹事以爲。璽字形近之訛。是也。夢與孟亦同也。詩。鳧鷖在璽。

後漢書馬援傳注。璽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璽之言門也。其有間而進之義更顯矣。

鳧鷖璽字。與文王之璽璽。及易繫辭。禮器之璽璽。皆爲一字。特今

人讀爲二音耳。璽璽文王。即勉勉我王。勉璽同也。進無已也。河水浼浼。浼浼即勉勉之義。水之進靡已也。

敏之从每。猶

推之。勿勿。猶璽璽也。孟又轉爲懋爲勸。書。懋哉懋哉。即勉哉勉哉。勸與

敏勉猶之勉勉也。

摩之从麻也。

邁同音。又懋之轉也。勛者，說文門音密字之後。次以曰音卯，次以冒音冒，此皆一聲之轉。尙書勛哉夫子。

之勛，其音當讀與目同。

今人讀若旭者，漢以後音之變，猶讀臺若尾不爲每也。

冒从目，目亦聲。說文冒，冡

冡即同冡。

而前也。冡與門同，故荀子之

蠡門，孟子爲逢蒙，勛之从力从冒，冒爲聲，而義卽寓焉。勛哉卽懋哉也。

璫瑱當讀如毒目，疊韻也。

又方言，倅莫強也，倅莫

卽黽勉之轉音。方言之倅莫，卽論語之文莫。

文莫二字爲句，與聽訟者猶人也。聽訟二字爲句同。

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

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尙誤，遑言其理乎？又案

卯字乃門字開兩戶，故篆爲𠂔也。𠂔門一聲之轉。觀於此，更見古人聲音文字之精義矣。

釋釋訓

禮記王制曰：言僞而堅，行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節鄭氏注，似以第四句難得其解而略之。按順乃訓之假借字，澤乃釋之假借字，言其所訓說者，似是而非，強釋之以惑人也。順是而澤者，爾雅釋訓之道也。如此爲解，乃與學非而博同類相近。語有倫次，大戴記小辨篇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此順字亦訓字之假借，後人昧之，致失其解。史記孝武紀：振兵澤旅，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此亦澤釋相假之據也。

釋相

自周秦以來，凡宰輔之臣，皆名曰相，相之取名，必是佐助之義。

詩：相維辟公，論語：則將焉用彼相矣。

乃說文相在目部，本義爲

省視爲以目觀木。

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

曷嘗有佐助之義。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平仄

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贊襄之襄。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相音同。可假借矣。說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耦。故但言耕而卽有佐助之義。卽所謂相人偶之偶也。

禮儀

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庸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

非佐助不成耦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尙書虞書思曰贊贊襄哉。其最古

者也。贊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贊王贊命贊工。皆是也。贊贊爲疊字。凡疊字皆形容之字。以贊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蕩蕩懷山襄陵。以蕩蕩形容懷字。襄字也。自虞書以後。襄字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寫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勵。皆從人偶耕。關贊助而引申之者也。襄有因訓。證法因事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人二事之有因

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卽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並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申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並駕之義。卽兩人並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並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並爲追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望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

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惟幼眇之相羊。詩出車。玁狁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祈皆其跡也。又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此相道卽襄道。襄道者耦耕也。攘草也。故下直接曰。蒔厥豐草也。

聖經室一集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闔合周道也。元明

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摛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闡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

傳茲不載焉。

編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摭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羣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抄存家笥。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卽太一。太一卽北辰。北辰卽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實以求其虛。何也。實者何。天地之實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卽渾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髀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卽地之所繫。其爲極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中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卽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曷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卽北極之實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

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荒既闢。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當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曷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職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𡿨。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實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尊坤卑。乾旣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實象不顯。故曰北極卽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卽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興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糸學也。見魏書儒林傳魏書游雅曰。見陳喜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闡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南書房翰林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臣阮元奉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臣謹按儀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据臆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臣元敬識。

福謹案石經儀禮校勘記一卷此其序也在浙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此記皆采載彼本矣。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

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於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豪無疑義矣鄭引舊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卽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

謂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兩句

唐以前人寫校麤淺因爛下之文遽疑下言二

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

鄭謂經文世父母上若依舊讀當有其字

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

嫁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嚮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乃毅然刪之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覆校之不敢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校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

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于十三經校勘記中。既復列正之。而別爲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活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齋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卽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敎字。敎乃篆文。敎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途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極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

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爲脩。次章爲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聲二字音義可通假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

應次遠聞一訓于芻蕘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芻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即漢人襲用詩次章語意。周禮春官鬯人後鄭注鬯。牙

椒也。也字上必脫揀字。鄭箋云一揀之實。意實承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揀也之訓矣。余正云椒。椒。醜。葉。即揀也。又曰。聊者聊。亦即揀也。詩之兕觥其觥。觥每作觥。以求通也。是余正此句直爲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爲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

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筭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淆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禹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僞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序自稱逮從伏生。論古文尙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計安國當

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太初以前。安能遠事伏生。而尙書僞孔序又稱及見畢、王氏後。案辨之。孝經亦僞。

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諗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瀾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譌者。亦仍之。別爲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忠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

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概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順考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爲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爲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考爲第三本。龔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卽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爲第四本。昭德之從父詹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爲第五本。楊氏簡卽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爲第六本。今第一篇爲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考山堂考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爲一書此第八本。周湯曾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啁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爲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爲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昭校盧雅雨連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攜約檢討廣森補

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考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敍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

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

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
藝文類聚二十六卷引。

史記：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籍，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取于此。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卽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如堯舜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

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貫習之。爾雅曰：貫，習也。轉注之習，亦貫也。時習之習，卽一貫之貫。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貫，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貫者壹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投，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卽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爲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爲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愠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旣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尙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且患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爲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爲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卽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卽有子所云

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天下庶人士大夫卿諸侯人人皆不敢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也。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間所以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也。其列之於首篇之次章。固所宜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一句。乃古逸詩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一節四句。乃孔子語也。劉向說苑建本篇曰。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尙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言者。所以似夫子也。劉向在西漢校祕書。見傳記百家古說甚多。是以建本篇又引孔子曰。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觀此益可知論語此二句爲孔子語也。又後漢書延篤傳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此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其爲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之言矣。延篤後漢人。博通經傳。寬仁恤民。其論仁孝也。語質而義明。足爲論語此章注解。不似後人求之太深。而反失聖人本意。故東漢人經說最爲平正純實。今錄之後。漢書延篤傳曰。篤以病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

之曰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日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紜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疎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弟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元案東漢人論孝論仁平實如此故元所撰論語論仁論於管仲之仁尤與之合

論語一貫說

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卽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之言仍舊貫也此三

貫字其訓不應有異。元按貫行也事也。

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周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皆訓爲事。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行事之義。

三者皆當訓爲行事也。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

一與壹通。經史中並訓爲專。又並訓爲皆。後漢馮緄傳淮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廿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至于一壹二字通用之處。經史中不可勝舉矣。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卽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卽大戴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云曾子中夫孝弟信忠四德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卽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卽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何者。曾子若因一貫而得道統之傳。子貢之一貫又何說乎。不知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子告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子曰予一以貫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于行事學聖人也。夫子于曾子則直告之。于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之道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此亦言仍舊行事不必改作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于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于禪矣。鄙見如此。未知尙有誤否。敢以質之學古而不持

成見之君子。

大學格物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爲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以立政行事爲主，大學從身心說到意知，已極心思之用矣。恐學者終求之于心學，而不驗之行事也。故終顯之曰：致知在格物。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國天下之事。即止于五倫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義，即有止意。履而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云格于上下，不格姦，格于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鐘鼎文格于太廟，格于太室之類，皆訓爲至。蓋假爲本字，格字同音相借也。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即知物所當格也。至善之至，知止之止，皆與格義一也。譬如射然，升階登堂，履物而後射也。儀禮鄉射禮曰：物長如筈。鄭注云：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禮記仲尼燕居，鄭注：事之謂立，置于位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蓋物字本從勿，勿者，說文州里所建旗趣民事，故稱勿勿。周禮鄉大夫：五物詢衆庶，物即與事同義。而堂上射者所立之位，亦名物者，古人即通會此意以命名也。大戴禮虞戴德曰：規鵠豎物，履物以射，其心端色容正。大射儀曰：左足履物，皆此義也。故曰：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謂也。凡家國天下五倫之事，無不當以身親至其處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與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義，非有二解也。必變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

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卽與格物同道也。曾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卽名立事。立事。卽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卽身家國天下之事。卽五倫之事。卽誠正之事。卽德財之事。事。卽物也。事有終始。卽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卽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

大學集注。格亦訓至。物亦訓事。惟云窮至。

事物之理。至外增窮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轉折。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羲文定載與萬充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儀物字之義。黃君舉先儒羅汝稷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說與彼不同。

肇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櫨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他旣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韞皮。椎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治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

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愾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

穀蕃植

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

御覽功作貫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

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

御覽寒暑作燥濕

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忍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

御覽作不試文子同

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

如神

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卽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卽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

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圓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卽四面無壁之謂。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卽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

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尙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

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切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卽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卽襲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蓋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般人曰陽館

唐會要明堂下
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

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般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韋昭注云舜當爲饗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皋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訛，飭字从力，古力字作𠂔，所以訛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

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卽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闔。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同故又稱大寢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章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

〔尙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鉅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卽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禋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清廟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清廟。卽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五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卽率以祀文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卽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蓋屋也。若國中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蓋屋也。

〔尙書〕洛誥曰王入大室禩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戡敦牧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僭謂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

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卽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圓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並書也。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卽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饗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饗禮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卽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尙存其迹自元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玉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閒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言。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閒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磧以爲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